

李之華著

男 女 之 間

第一部曲

郎財女貌

歡場，沉溺在紙醉金迷之場。這比例是不難想像的。「男女之間」雖不直接描寫上海的繁華，但從幾個人物身上已經刻劃出上海簡直是一個放蕩之淵。浮沉於此中的，其人，其生活，有不為尋常人所瞭解的，「男女之間」給你最好的介紹了。

我和作者相識將近十年，我們常把自己看作是在上海修道的人，體驗着「閒處光陰」的滋味，差不多和「忙處」絕緣。不料他竟在冷靜觀察這些忙碌的人們，客觀地分析他們的心理與形態，紀錄了這小小一羣的言與行，而寫成了這麼一齣喜劇。李先生用素描手法，寫這一本戲，絢爛之極，歸於平淡；他運用輕俏的台詞，在台詞中間表現了瑣瑣碎碎的眼前事物，連一罐白錫包的時價，電影院的影片，三輪車的車錢，都經過切實的調查，真是一種巧妙的紀錄。

在形式上，輕快流利許是此劇的特徵，觀衆或讀者許會感到一種新的格調，一種如嚼諷刺果的甜味。作者的表現手法至爲溫和，可以說是保持了純客觀的態度。作者的理想和感情隱藏的頗爲周密，或者竟故意不加表現。在全劇中找不出一個作者的代言人（這當然是不必要的。）因此描寫得格外真切。有人說，「男女之間」雖是接近了「自然主義」，我想，自然主義的作品，也許不會這樣溫和罷。

上海藝術劇團有機會演出李之華先生的處女作，并得到毛羽先生的導演，在現今荒蕪已久的劇作界，此一作品，實是十分可喜的收穫，謹賀李先生的成功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——上海。

郎財女貌
(四幕喜劇)

李之華

原书空白页

婚姻非從雙方爲達到自然的目的而結合的戀愛出發不可。但在現今，這種動機，純然地存在的機會很少。婦人的大多數，將婚姻當做不論化多少犧牲也非進去不可的扶養院！反對方面，男子的大部份，以純然業務的立場去觀察婚姻；從物質的眼光，去計算利害。還有，即使在不以這種利己的動機爲標準的婚姻。也因爲世間無數的障礙，使結婚的人們熱望的希望，不能滿足。

——倍倍爾：婦人與社會第八章

現代社會關係的結果，婦人存在的一切，都以結婚爲歸結，所以婚姻和家庭事情是她們的談話和情感的主要部分。在體格上比較弱小，法律習慣上從屬於男子的女性，口舌是她們第一的武器。她們當然要利用的。此外極度地受人非難的要漂亮和歡喜奉承的性癖，也可以同樣的解釋。這種事實的說明，非常容易，就是婦人是男子惟一的事業目的物；經濟上社會上不自由的她們，非在婚姻之內尋出給養不可，所以她們便從屬於丈夫，而做了一個他的所有物。

原书空白页

時：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十月四日

- 第一幕 六月二十一日（星期日）上午十時左右
第二幕 六月二十八日（星期日）下午二時以後
第三幕 七月五日（星期日）上午十時左右
第四幕 十月四日（星期日）晚十一時以後

地：上海法租界某住宅區的一幢小洋房裏

- 第一幕 馬公館的會客室
第二幕 陳莉莉的閨房
第三幕 馬公館的會客室
第四幕 馬公館的會客室

人：

馬翠芬 老處女。三十二歲。

阿 桂 馬之女傭。十八歲。

梁福康 ××洋行職員，馬之表弟。三十歲

趙素珍 梁妻。二十八歲。

陳莉莉 舞女。約二十三歲。

劉劍秋 陳之「拖車」。二十五歲。

錢元甫 ××烟行經理。五十歲。

曹蕙如 ××公司經理的私人秘書。廿一歲。

吳思衡 曹之男友，錢之外甥。二十四歲。

沈 俊 某「學店」的高級夥計。二十八歲。

第

一

幕

原书空白页

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，一個星期日的上午，約模十點鐘左右。上海法租界某住宅區，一幢小洋房裏。

這幢小洋房的構造是和一般「二間一廂房」的石庫門相彷彿的。所不同的祇是用料上的不同，例如門窗是用了鋼窗，紅磚改了水泥，兩扇掛着兩個銅環的烏漆大門，現在是改了用鐵條搭成圖案味的小鐵門之類。

這幢小洋房的二房東是位姓馬的女人。她今年已經三十二歲了，可還沒有嫁得如意郎君。和她日夕厮守的，是一個在她那裏已經服務了四年之久，現在才十八歲的女傭——阿桂。

馬小姐（她的芳名叫翠芬。自然，這是很少有人知道的。）是個獨身主義者。在她沒有宣佈獨身終老之前，是也曾戀愛過的，不過屢次的好像總不得意，熱了一陣之後，漸漸的便冷淡下去，終至於烟消雲散，無聲無息。熱戀的經過和失敗的原因我們都不詳細，馬小姐更是諱莫如深，不肯吐露片言隻字，這樣，我們雖然好奇心重，很想得知一點端倪，就是一鱗半爪也好，可也無可奈何，無法知道。

年復一年的過去，青春不再，好花易萎，我們馬翠芬小姐的歡笑底容顏是漸漸地少了，獨自照鏡的次數則漸漸地多了起來；那時候她的父母都還在堂，看了這情形，在暗中商量之

下，老夫婦便重申前議：請人做媒作伐。我們的馬小姐是倔強的，起先還不應允，直到她二十六歲的那一年上，這才不如以前那樣的堅決反對，祇是提出附帶條件，說是要她服從「父母之命」可以，不過對方的合格與否，應該事先徵得她的同意，而訂婚之後，就得彼此走動，以便萬一發覺對方有什麼差錯，還可以不致鑄成大錯。做父母的那個不願意他的子女終身幸福，白頭偕老？對於這樣考慮周詳的條件當然全盤接受，毫無異議。

事情是這樣的決定了，也於不久之後果然實現了。

訂婚之後，馬小姐對於她的未婚夫是表示十分滿意的，少年英俊，樸實有為；不過對方的反應則並不如何熱烈。到第二年七月，（那是說，離他們擇定的吉期還有一個月）她的未婚夫却悄然走了，臨行留下了一封信（一封休書！）說是他本來別有所愛，這一次出走便是去投入他所愛者的懷抱，何日回來，他自己也無從知道，爲了免得耽誤別人的青春，所以他主張把所訂的婚約解除，而那張訂婚證書，也就附在信裏退了回來。

這一次的打擊足足使我們的馬小姐昏昏沉沉的癩了好幾個月。更不幸的是她父母也相繼在這一年裏死亡。雪上加霜，馬小姐在生理上及心理上便陡然的老了許多，她恨透了男人，尤怕再聽戀愛兩字——然而對於別人的戀愛，她却混合着嫉妬和羨慕的感情，給予極大的關心。當她發現別人有戀愛的趨向，她便以身作則地向你警告，叫你且慢得意；當你爲戀愛而稍稍感到苦痛，她就以先見之明的口吻，得意地說：「你瞧，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，男人那兒會有好東西！」並且以此作爲例證，使她多了饒舌的資料，向你，向每個人滔滔地談，個

不休；如果你置之不理，管自個兒的戀愛下去，那在她的語氣中便情不自禁地懷了敵意：「我希望她永遠的青春下去！」好像青春一消失，戀愛的資本也就全部破產。那意思也就是說，且慢得意，當你跟我一樣年老的時候，你也會跟我現在一樣的，或者還更不如。（然而我們的馬小姐却並不因此而自認爲「老」，她的衣飾，她的打扮，可還着實青春得很！雖然近來對於脂粉的消耗，是日漸增多了。）如果你還是執迷不悟，戀愛下去，並且一帆風順，很不錯的樣子，那她就更不勝其感慨系之：「真不識羞，給男人玩弄了還不知道，吃苦的日子在後頭呢！」就好像天下滔滔的癡情女子，單祇我們的馬小姐衆醉獨醒，而任憑她聲嘶力竭的呼喊，還是喚不醒天下癡情女子的春夢。

於是，我們的「衆醉獨醒」的馬小姐，便祇好獨善其身，拘着她的獨身主義。（她的父母遺留下若干的遺產，足夠她此生的生活，同時，她的表弟梁福康先生和她合作國了一點貨物，也使她坐獲了什一之利。）不僅此也，爲了貫徹她的主張，她的房子並且是祇租給單身者住的，即使有了配偶，也不允許在房裏過夜。而在她訓導和監察下的阿桂，則連在男房客還在的時候就去收拾房間都被禁止，以免年輕識淺的阿桂，中了男人的「圈套」。

事實上，到現在爲止，大概是由於馬小姐的訓導有方，阿桂倒確然還沒有受過男人的「圈套」，她祇是受了年齡和環境的影響，比從前更喜歡和男人接近而已。記得有一個老故事說：「有一個小沙彌和一個老和尚在深山修道，幾年後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小沙彌看見了一個女人，問老和尚說那是什麼？老和尚不加思索的回答他：那是老虎。小沙彌說，原來

老虎那麼可愛，那我寧願給它吃掉的」。阿桂的年齡已經是到了發現「老虎」的年齡了，祇是她還沒有說穿情願給它吃掉而已。——等會兒幕布拉了開來，會客室裏留下了一隻翻水盆而不見阿桂的蹤影，那便是阿桂又到廂房裏給梁福康去幹雜碎去了。阿桂是樂予作這樣的事情的。

梁福康先生是馬小姐的表弟，同時也是她的房客之一。他今年三十歲，是××洋行的職員。他自幼生長在上海，對於上海社會的組織有充分的了解，而他自己也就感染上了「上海人」所有的特質。他的年紀雖還祇三十，却已滲透了世故；他心目中是沒有一個人及得上他的，但他却對各方面都應付得很好，地位比他高的，他知道應該怎樣諂媚而又不露痕跡，地位和相近似的，他知道如何敷衍拉攏和聯絡，地位比他低的，他又知道怎樣來抬高他的地位而又不致招惹人家的反感。他對金錢有「生不帶來死不去」的達觀，但同時他又知道金錢是這個社會的身份證和階梯。一方面他以金錢去買他的享受和歡樂，一方面他又以金錢作釣餌去釣更多的金錢和更高的地位。他在××飯店和幾個朋友有一個合夥的「長房間」，那是他們的俱樂部，也是他們的辦公室，他們所囤的貨物便是在這裏套進和拋出；各種各色的女人也常在這裏川流不息的進進出出。他自己的經濟狀況並不十分好，湯裏來水裏去，祇是調得轉來而已。他囤的貨物是和馬小姐合作的，馬小姐出錢，他出力，數目雖不大，但靠著這些囤貨，這幾年來就使他的生活優裕闊綽而忘了從前的清苦和五年前的狼狽。

他是已經結了婚的。五年前他把他的太太送到了鄉下去之後，一直到現在就不讓她再回

上海，推說是上海房子不容易找，他知道他的太太即使出來了實際上對於他的「自由」也不會妨礙到如何程度，但他在有辦法的時候，是連這一點約束都齊備的。他的表姊對於他目前這種花天酒地的生活固然感到不滿，並且是時常的作爲「男人那兒會有好東西」的最好例證之一，但她却絲毫沒有加以勸阻或糾正的意思。她曾經這樣地想：嫁了男人，連男人都管不好，那你何必嫁呢？所以她的表弟媳婦被擱在鄉下，她的結論是：「活該」！

當然她的表弟媳却是不甘於「活該」的，良人者，仰望於終身者也，她在鄉下聽到了福康在上海沾花惹草的種種傳聞，唯恐將來這於她的地位有失，所以在幾次來信不是置之不理，便是婉詞謝絕之後，終於也來了片面通知：她已經決定擇日起程到上海來了。

馬公館的還有二位三房客都是女性。住在客堂樓的，是一個舞女，她姓陳，在舞場的名字叫做莉莉，她的年紀在三年前據她自己說已經是二十歲了，推算起來，現在就至少不會在二十三歲之下，至於真實年齡，因爲她已經過了好幾年的二十歲了，所以恐怕連她自己也有些模糊；她在舞場的歷史，是在她自說二十歲的第一年之前的四年或五年就開始的，計算起來，少說些也該有整整的七年。這至少七年的「從舞史」，一方面使她的位子從「天門頭」逐漸向池子的中間移動，一方面也使她從一元十二跳，八跳，五跳而高陞到現在「三跳」的「最高樂府」。同時在人事方面，她也從「吃一次虧，學一次乖」的累積下醒悟了舞女這兩個字真正的「內容」，時日的溶蝕養成了她及時行樂，得過且過的人生，經驗的累積又教會了她對症下藥擇人而施的「迷湯」。她的熱情早已消耗光了，一切都成爲無所謂，她的魂夢

中已不再有悠遠的將來，所企求的是怎樣「混」過現在，並且「混」得更舒服些！「年老色衰」在偶然一瞬那間也曾感到威脅，接着所興起的却往往是「管它呢，且圖現在再說」，也會想積蓄幾個錢以樂餘年，可是人事的紛繁和開支的浩大却打破了她的美夢，嫁人的想頭在初做舞女的三年間也曾有過，並且也會一度的試過二個月的「太太」生活，近年來則這樣的傻想根本就沒有了，由於多年的閱歷和心得，她知道做舞女要解決這方面的苦悶，不在於「嫁」給人家做「太太」，而在乎「養」個「拖車」做「龍頭」——這幾乎已經是成了像她這樣的舞女的不成文的規例，公開秘密。

所以莉莉之有這樣一個「拖車」小劉——劉劍秋先生，是一些兒也不足怪的。

劉劍秋先生在一年前還是個名符其實的大學生，他讀的是經濟，真肯下工夫研究的則是女人的心理，和她們的化裝和衣飾等等。課堂裏是難得高興才去歇歇的，跑舞場則是風雨無阻。憑他的聰明和刻苦，一年後學有大成，這才榮任了陳莉莉小姐的「拖車」，此項「職業」的獲得，起先還是玩票性質，家裏的經濟給養斷絕了之後，那才正式的「真除」。「真除」之後，他的生活是更有規例了：中午即起，梳裝既畢，已經是下午二三點鐘，如果「龍頭」有空，那是理當隨侍在側，以供差喚，如果「龍頭」另有約會，陪着別個客人出去了，那他就到影戲院咖啡館去找他的「同行」打發空閑，或是到什麼舞場去擺一下「拆字攤」，看看有沒有機會找到「兼職」——譬如說，有沒有和他從前身份差不多的「後進」不懂得「白相門檻」，需要像他這樣的一位識途老馬做個嚮導，而他就在此中博些微利；或是，別的舞